

弗·朱宾斯基著

威廉·李卜克内西传



Einmal mehr!

Und mit demselben
sagt, ich habe mich
mit der Luft befreit. A
einem deutschen
Krieg, der unsere
Pflicht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erinnert. Und, in
der letzten Zeit, die
wir in der Welt
leben, kann man sich
nicht genug tun.

51

封面设计: 尹凤阁

Wadim Schubinski
WILHELM LIEBKNECHT

Dietz Verlag Berlin 1973
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 1973 年版译出



威廉·李卜克内西传

〔苏〕弗·朱宾斯基著

邹用九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37,000 字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书号 11001·701 定价 1.15 元

德文版序

作者在把这本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传记呈献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读者时，荣幸地意识到，本书在杰出的革命家的故乡翻译出版，对作者来说，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国家的范围。在这个国家里，渊源于十九世纪的、同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革命工人运动的传统，今天仍然得到保护、培育和继承。

本书是以1968年莫斯科出版的《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一书为蓝本。译者对德译本做了相当多的补充，并作了若干订正。此外，还增补了内容丰富的附录。

作者在研究威廉·李卜克内西的生平事业时，曾多方努力，除原始材料外，还利用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科学文献，首先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学家的有关著述。其中八卷集的《德国工人运动史》对此是一个十分宝贵的支持。

作者衷心感谢德国统一社会党“卡尔·马克思”党校、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其他科研和教学单位的同事们以及各档案馆的协助。作者因而有可能在这些档案馆里研究有关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原始资料和文献。作者还要特别感谢下列诸位提供的友好支援和重要建议：库尔特·阿达米博士，魏纳尔·贝朔纳博士，马尔加·拜尔博士，海因里希·格姆科夫教授、博士，乌尔苏拉·赫尔曼博士，魏纳尔·霍恩教授、博士，伯恩哈德·雅纳尔博士，沃尔夫冈·施罗德博士。

弗拉基米尔·朱宾斯基

1972年8月于列宁格勒

导 言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一个职业的阴谋家，不是一个阴谋集团的到处流浪的丘八。就我个人而言，请你们称我为革命士兵吧，这我不反对。

从我青年时代起，我就怀着这样一个双重的理想：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和劳动人民的解放。这就是说，要消灭阶级统治，并且也同样意味着要解放全人类。为了这双重的目的，我正竭尽全力为之奋斗，并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必将继续奋斗。这是我的天职！”^①

这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72年在莱比锡刑事陪审法庭上的一段供词。当时，他和奥古斯特·倍倍尔、阿道夫·赫普纳被司法当局指控犯有叛国罪。不管起诉者怎么说，事实上这里指控的是一位反对普鲁士德国容克地主-大资产阶级君主制度的不屈不挠的战士、反对为君主国家进行反法战争提供拨款的北德意志国会议员、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缔造者、巴黎公社的热情捍卫者。

任何人，即使用这样一段骄傲的自供，也不可能更中肯和更形象地体现威廉·李卜克内西生活和斗争的内容和全部意义。事实上，李卜克内西的一生中充满着大量的暴风雨般的事件、突然的转

^① 威·李卜克内西：《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8页。

变和政治斗争。由于方向明确和目标坚定，就象马克思所说的“Singleness of Purpose”（“目的的专一”），李卜克内西的一生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李卜克内西从青年时期决心走上革命道路以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偏离过这条道路。作为一名政治家、人民的代言人、宣传家和政论家，他把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全部光辉的活动和无穷的力量，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为争取劳动人民摆脱资本主义桎梏而进行的解放事业。

因此，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永远同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革命士兵”这一光荣的称号将永远伴随着他。

目 录

德文版序

导 言	1
第一章 青年时代	1
第二章 伦敦的流亡生活	17
第三章 为建立社会民主工党而奋斗	29
第四章 逆流而上	89
第五章 工人阶级统一的诞生	137
第六章 “是的，我们对反社会党人法不予理睬！”	173
第七章 九十年代	224
生平事业年表	294

第一章

青年时代

一

在黑森公国国立吉森大学城的社交界，李卜克内西一家的地位绝非居人之后。他们的家世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得时代，而且引以自豪的是，家族中除担任各级军政要职者外，数学家和神学家约翰·格奥尔格·李卜克内西教授还是本族的一位祖先。他是十八世纪颇有声望的学者，同当时著名的莱布尼茨^①交往甚密。1826年3月29日，在一位政府书记员家庭里诞生了第三个男孩。这个男孩后来使革命工人领袖李卜克内西这个名字传遍了天下。这孩子在做洗礼时命名为威廉·菲利普·马丁·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父亲去世时，威廉几乎还不满六岁，母亲早在一年前就过世了。亲戚收养了他。在他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学生的时候，他们就为孩子选定了一条仕途生涯的道路。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使这位富于敏感的孩子十分震惊的事情。他自己后来也说过，这件事对他的生活道路虽然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但却有着重大的影响。1835年，他的舅公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魏迪希牧师被捕。他是秘密的革命民主人权协会的一

^① 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1646—171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数学家，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先驱。他在数学上有较深的造诣，是微积分学的创立者。——译注

位领导人。两年后，他在狱中逝世，是被一个成天酗酒的预审官折磨致死的。不久，这孩子又看到了反动势力的另一名牺牲者的命运，这才使他想起舅公的遭遇，从而悟出了这当中的联系。西尔维斯特·约尔丹教授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黑森享有很高的威望。1839年这位教授被诬控犯有叛国罪，在邻近马尔堡宫殿的一座地牢里关押了好多年。“约尔丹的命运……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李卜克内西写道，“因此，在我上中学和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我常常从吉森‘远游’到马尔堡——这在当时已习以为常。我在马尔堡徒步漫游，并登上了那座宫殿。我在围墙里寻找那人的苍白面庞。他不经常露面，但仍时时若有所思地、怀着渴望的心情向外张望。有一回，他亲切地向我点点头。他一定会从我的眼睛里看到，我所以被吸引到这儿来，并非出自单纯的猎奇和观赏。每次从马尔堡和宫殿漫步归来，我的心情总是激动不已。对德国国内现状的痛恨愈来愈深地埋藏在我的心中。”^①

当时，德国的现状确实令人感到压抑和痛恨。可是，在他逐渐成长的年代里，伴随着这种痛恨心情的，是对美好未来迅速到来的憧憬。

德国正面临着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之后，德国的人民革命运动一度蓬勃发展，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反动势力的围剿。到了四十年代，革命运动又再度兴起。人民的利益要求推翻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消除几百年来的封建状态和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国家。各阶层人民，除容克地主和上层官僚之外，都满腔疾愤。自由资产阶级的反对派表现得更加活跃。小资产阶级，即手工工人和商人中的不满情绪日趋强烈；受奴役的农民长期处在抑郁不安之中。自从1844年西里西

^① 威·李卜克内西：《青年时代》，载《1900年世界新画历》，汉堡1900年版第37页。

亚纺织工人起义以后，出现了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反对派思想逐渐渗入到哲学、新闻和文学方面。诗歌方面，在亨·海涅之后，相继出现了“革命的铁的云雀”格奥尔格·海尔维格^①和其他青年革命诗人。戏剧方面则有格·比希纳^②，他提出的“给工厂自由！向王宫宣战！”这个法国革命的不朽口号重又响彻云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③、布鲁诺·鲍威尔^④和埃·鲍威尔兄弟^⑤向宗教世界观这个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发动了进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各种流派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直到威廉·魏特林^⑥的学说，纷纷应运而生。魏特林的学说虽然不尽完善，但却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

反对派提出的社会和政治概念还很混乱。但是，在四十年代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理论领域和实际革命斗争中崭露头角。

① 格奥尔格·海尔维格 (Georg Herwegh, 1817—1875)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著名诗人。在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倾向无政府主义思潮，倒向了巴枯宁一边。——译注

② 格奥尔格·比希纳 (Georg Büchner, 1813—1837) ——德国剧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主要剧作有《丹东之死》等。——译注

③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 (David F. Strauß, 1803—1874) ——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著有《耶稣传》一书。1866年以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译注

④ 布鲁诺·鲍威尔 (Bruno Bauer, 1809—1882)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激进派，1848—1849年革命后，曾充当反动的《新普鲁士报》编辑；1866年以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拥护俾斯麦；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的唯心主义》两书中对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严厉的批判。——译注

⑤ 埃德加·鲍威尔 (Edgar Bauer, 1820—1886) ——德国政治家，青年黑格尔派，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布鲁诺·鲍威尔的弟弟。——译注

⑥ 威廉·魏特林 (Wilhelm Weitling 1808—1871) ——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译注

他们当初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强大武器。

李卜克内西在家乡所接受的印象和思想把他的身心全部引上了席卷所有德意志国家的那场运动的道路。黑森也爆发了要求制宪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比希纳和魏迪希通过他们的人权协会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大学城吉森当时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的中心。

威廉·李卜克内西家族中的政府官员、学者和军人都是统治者的忠实臣民，但他却在学生时代就受到革命精神的鼓舞，这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李卜克内西在上中学时就读过圣西门的著作，这些书为他揭开了一个新思想和新感情的世界。有关1848年三月革命之前那段历史的书籍和科学著作向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料，使他进一步深入了这个世界。1842年，李卜克内西中学毕业以后，希望探索一下这些丰富史料的渊源。他在吉森大学、柏林大学和马尔堡大学先后学习了四年半，听过神学、哲学和语言学的课程。此外，他在柏林还听了哲学家弗里德里希·约瑟夫·威廉·谢林^①、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②的学术报告。大学生之间的激烈辩论以及同波兰爱国者——他们正准备为祖国的解放而奋起斗争——的交往，对于李卜克内西来说，并不亚于大学的课程。当时，各大学都已建立了反对派思想的中心。李卜克内西怀着他那特有的激情在进行精神探索。他整晚整晚地同别人争论基督教的本质、劳动组织、未来社会的性质或当前重大的时事。在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他摆脱了宗教观念

① 弗里德里希·约瑟夫·威廉·谢林 (Friedrich Josef Wilhelm Schelling, 1775—1854)——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② 雅各布·格林 (Jacob Grimm, 1785—1863)、威廉·格林 (Wilhelm Grimm, 1786—1859)——两兄弟都是德国语言学家和童话作家。——译注

的束缚。他称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自己的老师，他们给他和其他同龄人打开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门”。那几年中，他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以及《哲学的贫困》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两本著作。他还阅读了威廉·魏特林、格奥尔格·维尔特^①、“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莫泽斯·赫斯^②、卡尔·格律恩^③、海尔曼·皮特曼的作品，此外，还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代表如圣西门、傅立叶、埃蒂耶纳·卡贝^④、蒲鲁东和路易·勃朗^⑤等人的著作。仅从上面所提到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李卜克内西当时的观点还是很不成体系的。

李卜克内西在莱比锡审判法庭上宣布：“自从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是个共和主义者”。^⑥这是合乎事实的。然而读一读他对马克思的回忆中提到1846年以来他就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这句话，^⑦对他的自白就无须多费笔墨了。这就是说，他是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的不可调和的反对者，他下定决心，要为建立一个公正的新社会而斗争。但是，在革命前的那段时期，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一股盲目的热

① 格奥尔格·维尔特(George Weerth, 1822—1856)——德国作家。在1848—1849年革命的准备时期，发表过许多政治诗，被恩格斯誉为“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最重要的诗人”。——译注

② 莫泽斯·赫斯(Moses Heß, 1812—1875)——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六十年代变成了拉萨尔分子，参加过1868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译注

③ 卡尔·格律恩(Karl Grün,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④ 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 1788—1856)——法国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的作者。——译注

⑤ 路易·勃朗(Louis Blanc,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译注

⑥ 《1872年莱比锡叛国案》，第25页。

⑦ 参见威·李卜克内西：《回忆卡尔·马克思》，柏林1970年版第49页。

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一股“南德意志人的偏激情绪”。^①只是后来，李卜克内西才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局限。然而，他对革命在感情上是坚定的、无私的和坦率的。他读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他后来思想上的成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卜克内西后来写道，在大学时期，他是个“沉湎于冥想，足不出户的人”。^②可是，这位“足不出户的人”写过诗，热爱大自然，首先想到的是为世界上其他人做一番事业。但是，德国——他有充分的理由把它看做一座监狱——又能给他提供什么样的活动场所呢？1846年春天，他终于亲身领教了警察制度的“优越性”。他在柏林完成了学业，在返回故乡吉森之前，漫游了萨克森高原和当时属于奥地利的波西米亚。在那里，当局怀疑他参加了当时刚刚被镇压下去的克拉科夫起义，立即把他驱逐出境。从此以后，李卜克内西便开始经受一生中一次又一次的流放和警察的其它迫害。

就在这一年，他因参加一次大学生罢课运动，引起了吉森大学愤怒的校方的注意，最后不得不迁居到邻近的马尔堡。但是，这位大学生仍然以政治家般的热情投身于传统的大学生活动，因而很快就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于是，他决心实现早已酝酿成熟的愿望，出国远游。

“不久，我就放弃了担任国家公职的想法，因为担任公职是与我的政治和社会观点不相一致的。但我曾一度有过想当大学讲师的计划，并且希望也许能在一所规模较小、而又有较大独立性的大学里谋得一个教授职位。不过，我沉浸在这种幻想中的时间并不长。我终于确信，倘若不牺牲我信奉的原则，是绝无希望取得任教资格的。因此，我在1847年作出了旅居美国的决

① 参见威·李卜克内西：《回忆卡尔·马克思》，柏林1970年版第50页。

② 参见威·李卜克内西：《我的学艺生活》，载柏林《新德意志评论——自由论坛》，1898年第1季度和第2季度合刊第398页。

定。”^①李卜克内西认为，在大洋彼岸他将能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锻炼自己、还可以找到他向往已久的广阔的活动天地。在斗争的时刻到来之时，一旦需要，他就返回祖国。同欧洲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之所以旅居美国，乃是幻想建立一个农业合作社，以便在实践中检验一下他的理想是否可行。他对待自己的想法非常认真，并同移民机构签订了旅行合同。他还认为必须准备接受专门的训练。他学习了一个半月的木匠活，得到了一张职业证书。他又学会了打铁；此外，他还积极地进行体操、游泳和射击训练。

后来，李卜克内西得到一个秘密消息，由于建立大学生秘密政治团体一事受到怀疑，他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必须赶快离开。于是，1848年夏天，他告别了这个团体的同学，踏上了远行的征途。但是，他的美国之行未能实现。他在旅途中结识了一位瑞士教师。这位教师劝告他说，去国远游并非上策，甚至也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出路。欧洲正处在大动荡的前夜，这场斗争将在瑞士开始，李卜克内西的立足点应该在那里，而不是在美国。这位瑞士旅行者最后干脆建议李卜克内西到苏黎世一家模范学校当一名教师。关于瑞士的这番引人入胜的描述，结束了这位青年漫游者的动摇。当这列邮政车在美国兹车站停靠时，他决定立即改变原来的旅程，不再下车，径直向瑞士进发：“现在，我已经有了目标，我重新有了立足的土地！”^②

7月13日，李卜克内西到苏黎世市政厅说明来意。他希望取得瑞士国籍，在这里攻读法律，将来做一名律师。这是几位瑞士职员给他出的主意。李卜克内西是经那位同行的教师的介绍结识他们的。可是，希望做一名律师的计划也没有能够实现。李卜克内西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转而从事一项后来在困难时期也能借以维

① 参见威·李卜克内西：《回忆卡尔·马克思》，柏林1970年版第23—24页。

② 参见威·李卜克内西：《青年时代》，载《1900年世界新画历》，第40页。

持生计的工作。他在卡尔·弗吕贝和私立学校当上了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职业宣传家，李卜克内西善于向其他人传授知识和解释各种概念，善于启发他们的思想。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教育工作。从此以后，他表现得好象生来就是一位教师似的。

起初，李卜克内西一度急于拿起武器。当时，反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已经爆发。这个同盟是由一些被教会反动势力所控制并叛离了瑞士中央政府的地方邦政府组成的。李卜克内西是个外国人，他不能参加苏黎世的地方部队。不过这场内战很快就以分裂主义同盟的失败而告终。李卜克内西对自己在德国侨民的政治组织——德意志民族协会苏黎世分会理事会的工作非常满意。此外，他还经常参加苏黎世德国工人协会的会议。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了“工人们自己谈论他们的状况和奋斗目标”。^①

李卜克内西初度的记者生涯也是在瑞士开始的。他为《德意志旁观者》报写了许多文章。这份报纸是巴登民主党反对派领袖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②在曼海姆出版发行的。1847年9月，他又成了共和党反对派报纸《曼海姆晚报》驻瑞士的通讯员。这位新闻界的新手很快就表明，象他这样多产的记者，简直是少有的。半年之内他给晚报一共写了一百篇有关瑞士情况的报导。当时，这些形象而生动的报导已清楚地把他同资产阶级激进思想区别开了。他所以能把自己称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乃是基于这样一种明确的认识：劳动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他痛斥那些激进分子，因为他们这些人既不考察经济问题，也不研究社会

① 《1872年莱比锡叛国案》，第24页。

② 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Gustav von Struve, 1805—1870）——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4月和9月巴登共和国起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成为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译注

理论。李卜克内西写道，治标的办法和不彻底的措施，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根本无济于事。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重犯那些忽视政治斗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错误。“精神自由和物质福利将是新的革命和每次革命的口号”^①——这句话就是他当时的信条。它的内容还不很具体，但已经为他的继续前进廓清了道路。

李卜克内西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就有人建议他去接管苏黎世一家无人负责的报纸。但后来这件事情没有再提起，因为这时他正关心着法国的形势。

1848年2月，巴黎爆发了一场导致国王路易·菲力浦倒台的革命。人们不难想象，这消息对充满着革命激情的李卜克内西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当时的情况吧：“1848年2月22日那天，我正跟几个朋友一起在我房间玩纸牌——我并不要隐瞒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同所有其他人一样，时间充裕，无所事事，面对现实，我对自己很不满意，只好用这些日常琐事来缓和良心上的不安和自我谴责。就在我们玩纸牌时，一位同邦政府官员颇有交往的瑞士年轻朋友突然推进门来激动地说道：‘我国驻巴黎公使从伯尔尼发来急电，说巴黎筑起了街垒！’我顿时把纸牌一扔说：‘这是一场革命！’我跳起来，匆匆地告别了我的朋友，把我那支漂亮的双膛枪（就是那支准备送给美国边民的）包好，还带上了一点必需的旅行用品，立即动身前往巴黎。非常遗憾的是，等我到达，巴黎人就已经把他们的资产阶级国王推翻了。”^②

① 恩斯特·诺布斯：《威·李卜克内西青年时代片断》，苏黎世1932年版第50页。

② 参见威·李卜克内西：《罗伯特·布鲁姆及其时代》，第360—361页。

二

1848—1849年革命这个“人民的春天”，使整个欧洲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吓得发抖。这场革命是这位自愿流亡的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李卜克内西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中对这“疯狂的”1848年总是保持着生动的回忆。他就是在这一年加入革命战士的行列的。

三月初，他来到了巴黎，这里刚刚宣布成立共和国。他看到许多街垒，在巴黎皇宫^①的墙上还留有工人们涂写的要处死掠夺者的标语。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渴望投身到斗争中去。他不知道这时候马克思正在巴黎。后来，他对当时未能会见马克思这件事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当时马克思本来是可以帮助他理解这些事件的实质的，可以劝阻他行动不要草率，还有可能带他去科隆参加《新莱茵报》^②的工作。可是，李卜克内西从苏黎世出发时随身带了一封给格奥尔格·海尔维格的介绍信。经过一番鼓动，李卜克内西便参加了将要把革命带回德国的“德意志军团”。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竭力支持这项计划。他们以为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摆脱那些“不安分守己的人”，而且还可以把那些给他们增加失业负担的德国流亡工人送走。马克思不同意采取这种冒险行动，因为这样做无疑是给反动派帮忙，所以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正象马克思所预言，事情的结局正是这样：“德意志军团”在同

① 即推勒宫，建于1564年，在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时期烧毁。——译注

② 《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当时这份报纸是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许多重要的社论当时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的。——译注

符腾堡政府军第一次交火中就遭到了失败。

然而，李卜克内西并没有同海尔维格军团进军到底。一场突然的疾病把他留在了巴黎。当身体刚一复原，他看到暂时没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便打算返回苏黎世。他想在那里等待机会，一有可能，就参加在1848年2月底继法国革命之后席卷各德意志国家的反对封建独裁制度的斗争。

他终于在这年九月的下半月等到了这样的时刻。同法国接壤的巴登公国成了共和派势力反封建运动的中心，在古斯塔夫·冯·司徒卢威领导下于9月21日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举行武装起义。

于是，李卜克内西便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渡过莱茵河，投奔起义队伍。后来，他把这一行动自嘲地戏称为“塞肯根漂亮的出击。当时，我们带着十三个男人和一支长枪，在三天之内征服了巴登四分之一的土地”^①。这总算是一支由少数叛逆分子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强大志愿部队。但是，它没能同司徒卢威的队伍会合。正当李卜克内西设法同当时在劳芬堡的另一支志愿部队取得联系时，却得到消息说共和派的队伍给冲散了。起义部队在几天之后就吃了败仗。他落到了政府军手里，并有可能按紧急法判处枪决。可是，那份实施紧急法的公告送到军事当局那里时，晚了半个小时，从而使他幸免于难。从此，在塞肯根和弗赖堡两地开始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拘留审讯时期，一直延续到1849年5月才告一段落。

李卜克内西对于远离斗争生活的处境感到痛苦。他打算越狱。10月6日，维也纳爆发了起义。他真想冲到那里去，参加这场保卫战。但是，他的越狱计划难以实现。他在狱中听说，维也纳起义遭

^① 威·李卜克内西：《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载《1899年世界新画历》，汉堡1899年版第33页。